

编辑出身的艺术家——沈鹏

■ 林阳

在当今市场经济中,尤其是书画市场最为繁荣的时候,沈鹏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书法艺术。如今,沈鹏的行草书享誉天下,一纸难求。赵朴初先生赞赏他的书法“大作不让明贤,至所欣佩”。启功先生说:“仆获交沈鹏先生逾三十载,观其美术评论之作,每有独到之处。”启功高度评价沈鹏“所作行草,无一旧时窠臼,艺贵创新,先生得之”。而沈鹏的职业是编辑。

1951年,沈鹏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那年他正好20岁。由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至今,他仍是在岗职工。201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庆祝成立60年庆典活动,沈鹏先生正好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60年。

50年代初,沈鹏做总编室的工作,许多文件需要他起草,到了成稿阶段,他用毛笔一丝不苟地书写,他之所以用毛笔写,他认为:“想使工作做得更认真、更完美。不久,读到郭沫若的一次谈话,说练毛笔字可以培养细致与耐心,进而以此种精神待人。这是很正确的,实际上已接触到练字与美育的关系了。”

谈起当年的编辑工作,沈鹏先生告诉我,“文革”前,他在办公室、总编室都工作过,那时经常要写材料、开会、办学习班,许多时间就这样流失了。而有的老同志告诉我,许多人在

办学习班时打盹小睡,却能看见沈鹏不停地用手指在腿上画字。这让我想起许多古代艺术家,正是由于痴迷艺术而忘我。

编辑工作是为人作嫁。许多年,沈鹏在出版社编辑和审读了大量的美术类图书。1979年,沈鹏先生创办并主编8开期刊《中国书画》,沈鹏先生很好地把握了期刊的定位,从栏目设置到印刷装订,都有很高的质量要求。《中国书画》在上世纪80年代在美术界影响巨大,许多画家以在这个刊物刊载作品为荣。

1982年、1983年沈鹏先生先后创办并主编美术专业期刊《美术之友》、《美术向导》,前者是美术出版界的刊物,这个刊物联合了几十家美术出版社参与办刊;后者是普及类美术专业刊物,在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人民美术出版社在80年代后期,与几家出版社一起,出版了60卷本大型画册《中国美术全集》,其中,沈鹏先生担纲了部分重要工作。今天,我在翻阅沈鹏先生主编的《宋元书法卷》,仍对当年他工作的激情与严谨满怀敬意。

沈鹏先生在为人作嫁之余,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原喜爱新诗,四十岁后转攻旧体诗词,出版了《三徐吟草》、《三徐续吟》、《三徐再吟》、《三徐诗词

选》等个人诗词集。他认为:“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他有诗:“柱下倘能随老子,拚将岁岁赚三徐。”

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50周年庆典时,沈鹏书写的一副对联,至今令人印象深刻:“读书每贵贪床晏,阅世未嫌闻道迟。”沈鹏利用三余时间认真钻研古诗诗、格律诗,最终成为诗坛的大家。

沈鹏的诗词内容丰富,景致变化或社会问题,都在他诗词表现的视野之内。文字精练,涵义深刻。不仅能给我们带来诗情画意的享受,也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迪。

我向沈鹏先生请教过,北方人对平水韵很难掌握,写格律诗就要看音韵书,沈鹏先生表示,自己也常带着音韵书,遇到一些问题时,还要看书。并且说,有时,看韵也对写诗有新的启发。

由于沈鹏是编辑出身,有极强的质量意识。对文字和工作都很挑剔,追求完美。这对沈鹏的书法创作有极大的影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应酬字画,在行内是普遍的现象,对此,沈鹏认为“古代杰出的书画家‘酬’‘应’之作也不少,而终于传世,就因为他们在创作时超出了我们日常意义上的‘应酬’二字。即便如此,古代杰出人物也因‘应酬’多而留有败笔,后人评说是无情的。”“就是应酬,我

们也不能随便应付。书画家要有这种精神,每完成一幅作品就是创作。要有严肃认真的作风,不能随便写。”编辑工作的严谨对书法的创作态度的影响可见一斑。

沈鹏身为国家级美术出版社的领导,站在世界艺术之巅,博览书画艺术,对书法艺术的全局有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他对艺术有个性化独到的领会,但同时对各种艺术流派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的书法既遵循传统,又不囿于传统;敢于创新,又在符合审美的基础上进行开拓。

作为美术专业出版社的领导,沈鹏对书法还有与众不同的理解,那就是对书法的布局,对每个字的结构有敏锐的感觉与独特的理解。比如对黑白灰的认识和对线条组成的大小空白,都有其独到的创意。

如今,沈鹏先生早已是桃李遍天下。但我认为,他的学生各自有自己的面目特点,这和他的书法理论有关。他认为,须以“原创性”作为书法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标准,力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书法样式,进而形成符合个人精神特质的艺术风格。他擅长将学生的长处和特点提炼出来,再深入下去,走自己的路,这个与众不同的教导方式,我以为,也是他从事编辑的获益吧。

砚边随笔

临帖三境界

■ 王友谊

我认为临摹与创作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水到渠成,条件成熟了事情自然会成功,否则将一事无成。因为书法创作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它必须要有深厚的基础积累,又必须有个人情感的表达。仅仅临得像古人,只能说明有一定基本功。但如果个人的审美不成熟,个人的艺术思想没有形成,则创作不可能体现出个人风格。所以临摹是基础,是步入书法传统的唯一途径。自古至今没有哪位书法家能够通过临摹经典碑帖而登上最高的艺术殿堂。

临摹可分为三个阶段,概括为“务求形似”“形神兼顾”“得意忘形”三种境界。形体是精神赖以寄附的物质基础。所以,初学书在结体和用笔两个方面都要千方百计求得形体的相像,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要“一点一画必求肖合,一字一行务追酷似”,只有这样,才能学到前贤的法度,使自己的书写习惯纳入正确的轨道。在这个阶段是要每临写完一个字,都必须细心对照所临范本进行析查,找出在结体和写法上的误差,然后再认真临习。如此反复,直到完全写像,处处酷似为止。经过一段这样的严格训练才能使自己心有拟效之方,手明挥运之理,写出的字自然有某帖的法度可观。这就是学习书法的初级阶段“入帖”。

“形神兼顾”是指学书只“入帖”而得其形似是远远不够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写字匠而已,因为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因此,当临摹临到下笔即有某家某帖的体势时,就可不再一味务求形似而亦步亦趋。而应以求神似为主,形神兼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和境界。这时就需要对所临之帖先作一番研究、欣赏,从中揣度书家的立意,分析研究书家的笔法、墨法、章法、结构规范等,并体验捕捉范本的神韵及笔墨内涵,然后再带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去临。由形似到神似,已经是有了质的飞跃。虽然未能完全跳出某家某帖,但是已初步具有自

我的个性和风格。还要理解临古人不仅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风格积累及审美意识积累的过程,并且也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这即所谓人所谓的“出帖”。

“得意忘形”是指临帖到了能出入自由、形神兼备的阶段,再临时便可居高临下,目无全牛,专追神韵,不顾形骸了。临帖能做到“得意忘形”,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就能像蜜蜂采百花之精髓自自我之甘蜜一样,博取百家精华,广集群贤之妙,融而化之,浑然天成。至此方可走进书法的创作阶段。

初学书法万万不可以一开始便“出帖”,尚未“入帖”根本就谈不到“出帖”。未入便出是一种好高骛远、不求实际的做法,只是欺骗自己,到头来只能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更谈不上水到渠成。

临帖(摹)手段是借古人这条船渡过河去,过河拆船,不留退路,去寻找自我,去创造出个性鲜明的艺术世界,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借什么“船”?又怎么渡过古文字阶段这条大“河”?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谈道:“作书要发挥自己性灵,切莫寄人篱下。凡临摹各家,不过窃其用笔,非规规矩矩似也。要得知形似者有尽,而领神味者无穷。”可知临帖之法,贵在一“窃”字。凡善书者,必是善“窃”之人,其心也必“贪”。善“贪”善“窃”之人,也必能贪其要点,窃其“神味”,兼收并蓄,“会众妙于一心,融天机而自得”。此外,篆书的临摹,还要考虑到篆书的特点。无论是甲骨、金文、石鼓文还是小篆都仅仅是极富弹力的线条在作无穷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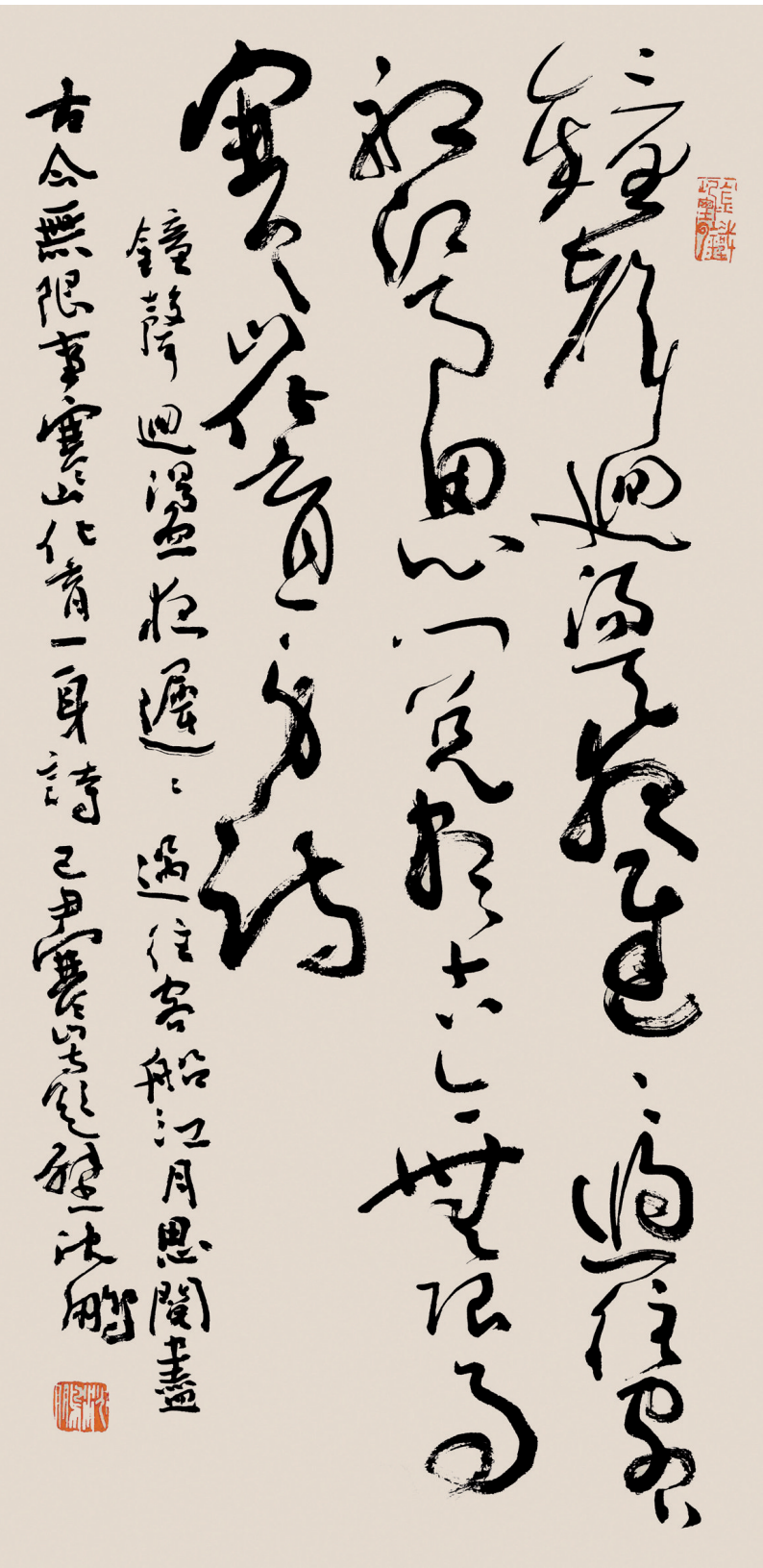
什么样的线条才算有弹力?这正是“窃其用笔”的根本目的。对此胡小石在《书艺略论》中谈道:“有一要义,须深切注意者:凡用笔作书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的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言之,即如钟表常运之发条,不可

如汤锅煎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达到用笔之最高要求。”如何避免“汤锅煎煮之面条”,又如何达到“破空杀纸”,“有血肉,有感情”?我认为,首先是对线条“以力为美”“以力见功”的最高要求是否有所理解或感悟;其次是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真正达到“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三是善于从古人范本中发现、挖掘可以创新的因子,善于从生活和大自然中悟求自我,善于从客观事物中把力的线条表现因素提取出来,融化到书法的线条之中。

学习篆书和学习其他书体一样,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点,然后博研众体,聚古人于一堂。比如选中石鼓文为自己的切入点,在临石鼓文的同时,还可以上至两周铭文,下涉秦汉刻石乃至清末诸家,手执心谈,求其字体形势。诸如,《墙盘》银钩螭尾式的线条活泼而不流媚;《散氏盘》恣肆放纵的结体随势生发;《孟爵铭》不修边幅,不讲整齐,一切任性所之;《毛公鼎》沉雄绵亘的笔力贯穿始终;《虢季子白盘》疏朗至极的布白为通篇增添了流动的美感;《秦诏版》任意放纵的体势,奇趣而多姿;邓石如以石鼓而畅其致;吴昌硕以石鼓而扬其气等等,均可兼收并蓄,以使胸中宏博。学书亦如僧家托钵,积千家米煮一锅粥;似群蜂采蜜,采万朵花酿一巢蜜,博采众家之精华以为己用,酝酿久之,自成一派面目。

林散之先生在《笔谈书法》中关于临帖谈到:“艺贵参悟!参是走进去,知其堂奥;悟是创造出来,有我的面目。参是手段,悟是目的。参的过程中有渐悟,积少成多,有了飞跃,便是顿悟。悟之后仍要继续参,愈参愈悟,愈悟愈参,境界高出他人,是为妙悟。参悟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参是吃桑叶,悟是吐出好丝来。不参而悟,如腹中无叶而难吐丝。”临帖阶段吃的“桑叶”越多,在创作阶段吐出的“丝”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

艺术书架



寒山寺題壁 沈鹏

书坛传真

首届华世奎书法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 为纪念近代颜书第一人——华世奎诞辰150周年,追思他“尚品清流、吟墨华章”的仕学人生,10月18日,由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天津文化中心美术馆主办、天津翰林苑承办的“首届华世奎书法作品展”在天津文化中心美术馆举行。

华世奎(1863—1941),字启臣,号璧臣,汉族,天津“八大家”之一。此次展出的150件作品是华世奎再传弟子孙国胜、郭振拴历经20多年,在国内外收集的其各个历史时期书写的书法精品,是近百年来对华世奎书体在不同时间创作的各种书体面目的全方位展示。其中有罕见的3.3米的手绘蜡笺纸对联,有在朝廷军机处期间书写的宋元诗句12条屏,有为张佩纶侄孙内閣中书张志潜书写的八条屏等力作。“华世奎书法文化研讨会”同时举办,专家学者就华世奎的文化思想、书法艺术进行了分析论述。(祝如)

吴巍简帛书法艺术展“秦风汉韵”

本报讯(记者李亦奕)吴巍“秦风汉韵”简帛书法艺术与学术展日前在北京燕京书画社举办,展出吴巍精心创作的60多幅简帛书法作品,包括四尺横幅、四言联、五言联、五条屏、七条屏、八尺整张的诗词,以及在北京园博园首次展出的长15米、宽3米的简帛书法作品《沁园春·雪》。

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是以吴巍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团队,历经30余年发掘整理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但把简帛书法中仅存的3000多个实用单字复活到8200多个单字,囊括了《新华字典》中的所有文字,同时重新考证了8200多个简帛体汉字的演变轨迹和源头,充分体现了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书法艺术的嬗变脉络。

刘锁祥主题书法展“花开三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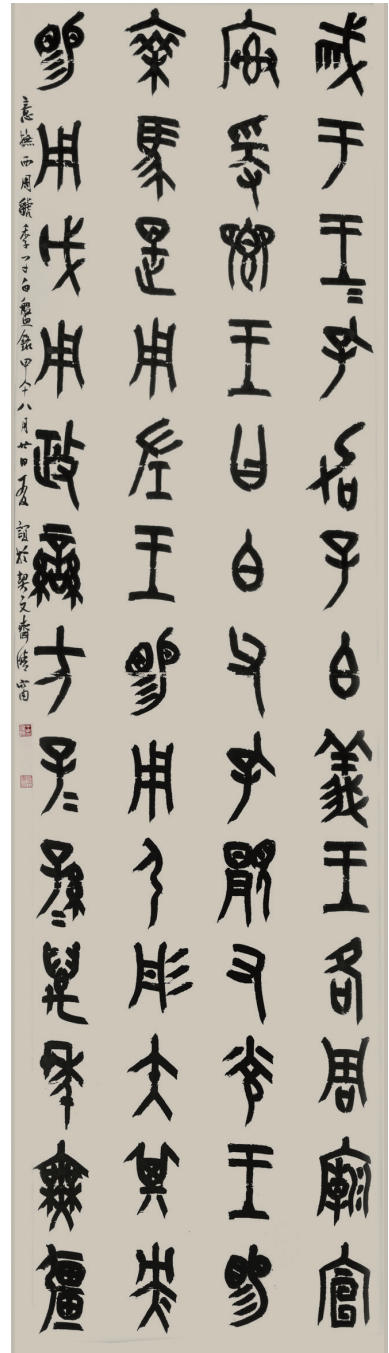
本报讯(记者梁毅)10月10日,由姚奠中书艺研究会、山西省书协教育委员会、太原师范学院中国书法史论与艺术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刘锁祥主题书法展”在太原双塔美术馆、麒麟画馆、成文斋画廊同时开幕。本次展览分设三个展区,双塔美术馆以“晋文化情怀”为主题,展示自作诗文小品为主;麒麟画馆营造“依仁游艺、藏往知来”的氛围,偏向传统文化题材;成文斋画廊聚焦“墨守传统 光华书艺”,以高堂大轴居多。刘锁祥是国学大家姚奠中先生入室弟子,现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太原师范学院中国书法史论与艺术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中小学生学习书法教材审定专家”。创办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并担任主任,20年来桃李无数。

张岩、祝帅书画联展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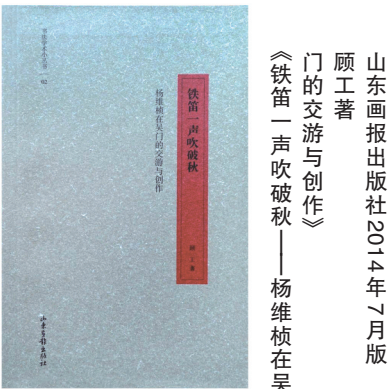
本报讯(记者梁毅)10月9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的“燕园翰藻——张岩、祝帅书画作品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展厅开幕。本次展览由彭锋任学术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孙德利任策展人,共展出张岩、祝帅北大题材的书法、绘画作品70余件。张岩,师从王镛教授,现供职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祝帅,师从邱振中教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现代广告研究所研究员。

刘栋在京展示茶纸书法

本报讯(记者胡立辉)日前,由人民日报社、天津画院、天津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天津尚贤文化承办的“茶档画——刘栋茶纸书法精品展”在北京东交民巷艺术馆举行,展出书画家、鉴藏家刘栋茶纸书法佳作近50件。刘栋将茶事与艺事结合,提出“纸为茶之档”一说,并以在茶纸上书写、钤印,使茶纸成为艺术化、审美化、精致化。作品艺术表现注重构成,手法多样,极富形式美感。



临敬季子白盘 王友谊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7月版
顾工著
《铁笛一声吹破秋》——杨维桢在吴